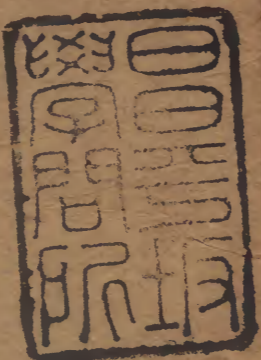


幸存錄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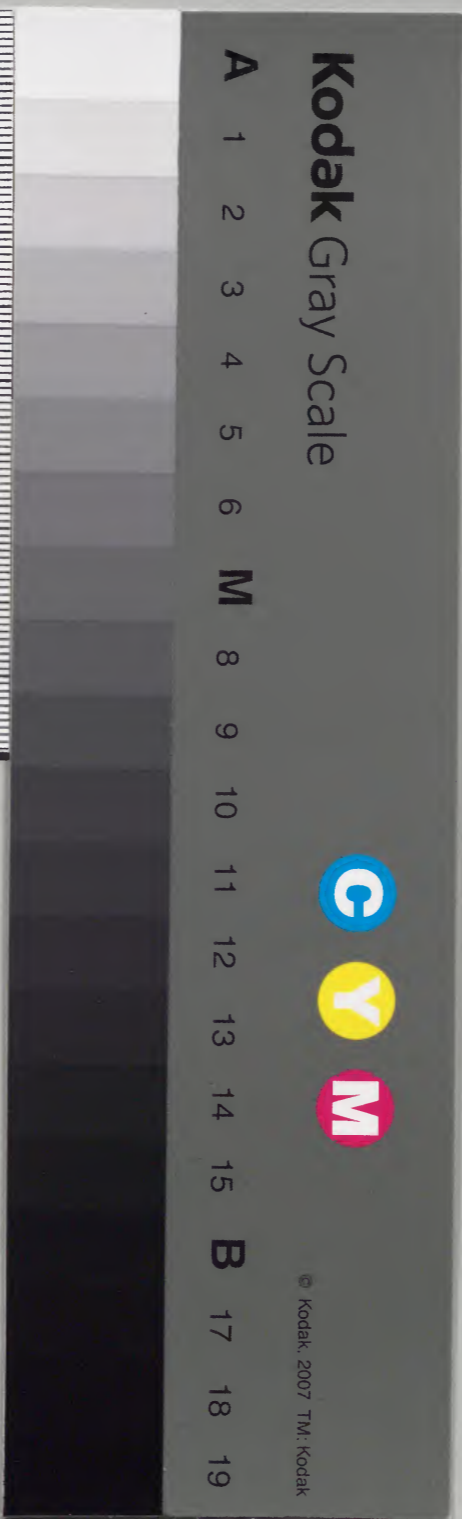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二	
				一	
				六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漢
				一	書
				二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1
冊數	16 (11)
函號	286 188

明季稗史彙編 共十六本



卷
幸存錄二

幸存錄上

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
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夙困
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
還三年崩壞北都南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稿京
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予也應死之
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
死耳又復何云然于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

寇之始未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寔也就
予所憶質之言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
失之畧者有之失之誣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潛卷
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墨時缺蠅頭書
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

幽運盛衰之始

其論有極正者有極偏者不足盡信存之可也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
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
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

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
于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
從繼光建城堡墩台制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
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東夷聞而畏
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迨烈皇帝登極磔魏
璫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邊事慰勞倍至詢
以東夷何日可滅崇煥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
午門羣臣問可奏續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
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

崇煥遂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論俱以
邊臣相炤應乃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言
路如崇煥言崇煥无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款
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吊東夷
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夷之命遂
以平東夷自歸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
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
遼人牽制舍伏海蓋時時襲東夷有所斬獲頗有
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

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
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
矯詔未幾東夷闌入遵化撫臣劉大司馬王洽
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夷長駟迫都城急
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
滅東夷自任一旦縱夷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
與東夷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悚滿朝冀
朝臣懼而從欵議也顧上英明終不敢以欵上奏
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

中人又陷言崇煥寔導東夷入犯上益切齒再召
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
黑雲龍輩俱爲統帥遼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
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函用孫承
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
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桂
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虜亦得志歸都
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治用承宗鎮關門
梁廷棟爲大司馬印巡撫寧遠劉大訓撫薊州

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皆恢復
然秦撫耿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
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印巡撫與大
壽不合梁司馬劉大訓以中朝水事相連俱罷
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東夷一犯宣府一入山
西兩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止
所至屠掠一空禍爲至劇我之兵力每以計寇寇
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
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 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之不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東夷與寇一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而東夷晏然以為得都成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為寇為先帝之仇東夷能為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

為寇所攘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藏將不擇兵不練廷臣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患為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滋章如狂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辟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棟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以邊事云為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

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
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
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剗劫
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級受賞卽除前貸故人皆
樂爲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
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強焉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
者漸移以給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
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
游者必以李氏爲利藪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

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嘗叩之遼友曰此
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媿媿精當及如
柏輩旣弱且蠢與言皆潰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
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卽遼事
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夷
罪李亦屬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
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卽
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卽糾廷標十大罪下
獄擬辟言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

所集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旣瘦死如標自分死
無日矣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標夜出
囹圄家寓城外人不相通忽而叩門家中駭以爲
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遼事之起
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彰明較
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
鬼哭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
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

止尤爲史籍所不輕見己未二十九日四路發兵
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
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
黃土也旣抵席忽睹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
耳實天色如頰下炤也酒散歸衣巾皆染雨土滿
矣閱兩日報至遼東之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
日忽大風蔽天地覲面不相睹廣陵之破余亦計
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癸未
甲申之期天變尤多其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

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擊死內侍若干甲申二月
寇漸逼都余姪永遊北雍遽歸至中途遇大風不
止拔木飛瓦行人皆偃仆焉天之示戒爲何如也
惟南都之破無甚外徵豈天以爲不復可做故置
之耶

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
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爲庶幾而武臣如劉挺
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
唾罵一世謂皆出已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

未成乎吾鄉朱本洽爲永郡守平嘉興錢士晉爲

真定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興將與其
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東夷
而固遼好弼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爲亦作
此語遼事豈可爲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人
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
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如郡邑一槩徇私致
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鳴但知嚴處士子而已不
能一破情面也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崇煥少

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分校闡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寔爲有功遂自矜爲東夷已破胆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五歲滅東夷了無成算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慙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借爲卸擔

地不意上之咸從所請也赴援都城召見卽請統兵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十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寔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爲錢固庸人也不以其言爲意及斬文龍疏中卽入錢語及虜闖入朝論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而弁及龍錫以崇煥爲逆督而以龍錫爲通逆一凌遲一擬辟

蓋以逆璫一案爲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凶龍錫以羅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欲自兵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省言路屢以爲請釋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矣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

將略也承宗以爲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然幸不與東夷值耳歸居理里中城陷合家被難傷哉劉杜世將有名杜勇而疏劉爲尤勝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寔甲于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矣大壽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故相得甚懽及爲大帥子弟皆貴爲劉帥家丁皆夷人遼人多善戰都下擅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責之其妻故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爲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皆有

功但攻圍既久糧以竭而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
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于東夷已謂吾歸卽舉八
城盡降故東夷縱之然歸而卽爲國固守雖其子
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
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節三桂卽
大壽甥也其父吳襄向爲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
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
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色胥復楚三桂無愧
焉色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東夷而東夷

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滿桂勇
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爲統帥羣帥不之
服也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
亟駟以戰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
者一戰而覆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卑卑不足論
矣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
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然
數戰之後遼人寔可用也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
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

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
督撫莫能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
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益壞也當張江陵柄國時
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虜令將往某地防其犯
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無故敗事後鮮繼
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
也每邊臣上書必乎答之此後止發一名諫而已
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與
當國或以底邊臣奏許之周力辨謂向來不與邊

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
乎崇禎朝凡爲中極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
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似明暢余大成
李繼貞兩職方未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
賴以少改亦庶幾云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
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都
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

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
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悞不假顧也
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此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
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厯以前
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
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
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言路亦
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
漸黨之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淪序

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以爲
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力乃
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上請然羣
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
骨肉之猜并下無烝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
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
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
幸也于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沈鯉與言者
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

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宛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卒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至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目言者爲黨人斤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斤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淪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

求進者愈禱始而領袖者皆君子者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細之而東林并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

長之事雖難然有當世豪傑如沈囚明某某輩輔
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
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
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
織甚嚴搜郭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歸
獄于噉生光而終不得其寔也挺擊者張差持挺
以闖青宮據稱欲訟二璫于上璫乃貴妃所遣建
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
癩窺其情大爲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

說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爲主
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
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
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
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而餘置不問劉光
復倡言上甚慈愛太子甚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
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所其所言云何卽逮下
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
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稱差言甚鑿

鑿或差恨二端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
知而廷元輩恨之案特甚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
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然揅論與之案合如
竇子儼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爲所掠遂不少恕此
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人
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
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官禁勢難結
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
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而後

已是何心歟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懷
凶謀固不用鳩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情
之所無第不虛妨平言之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
一網及啟後世之疑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
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
汴湯京兆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
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
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沅韓
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

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
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
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反有齊楚浙
三方鼎峙之名齊爲方詩教韓浚周 輩楚爲官
應震吳亮嗣輩浙爲劉廷元姚文宗輩其勢張甚
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列名
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
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
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韓浚求

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爲時貴所
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
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
爲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
疏糾嘉遇與邦遽升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憤矣
御史書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廟俎
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
俱以召用名流爲首輔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
之屬皆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者亦無不由田

三不金
間起相次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斥
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踪
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
高扳龍楊璉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
鄒惟璉夏嘉遇程國祥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
不無少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
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恨惡之周宗
建侯震腸等相繼糾彈弁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
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

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之而諸
賢必欲遂去爲快楊璉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
不共仇向高亟去事而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
萬燦以威休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
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
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諸賢不
可謂无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疏名位輒而猜忌起
異已者雖清必駢除附已者雖穢多容納雖領袖
之賢諤諤可重而蠹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用

邪人雀呈秀輩舉國如狂銀璫四出自楊璉左光
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
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
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厥臣並稱一門
封公侯者三人其勢視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足
而立斯時憂國者已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
輩雖凶惡寔庸陋無足數嘉廟賓天忠賢呼呈秀
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
搯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

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
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名無不召用
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
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是時東林諸臣魏
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
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金謂君子小
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
同心憂國以報上恩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
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徧黨及枚卜

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軌謙益必欲抑
延儒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
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
而默之謙益亦斥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亦泄泄
不思圖寔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
力而上愈疑虜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
仗者史 袁弼勛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
龍錫旋以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首輔體仁亦相繼
入政府而門戶之訛爲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

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
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舍之名與
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
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傾周
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
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
虜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爲上建一策者溫去而
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亦屬大甚且其事發於東廠
僉云部臣吳昌時寔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

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
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
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
之獄一時有賢相名益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
馬世奇時以公論感論之昌時又與深相結延儒
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
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益自恣納
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遽沒世奇欲遠權勢不
入都廵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若虜圍杏山寇

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虜闌入邊自燕及淮縱
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虜歸將請出視師
上以裴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
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喧傳虜輸銀于延
儒買歸路以出邊其說虛妄而上以此懷怒彌甚
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
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
政及死而人莫憐之者以大纜權及婪賄也其時
名流尙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

三存錄
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蓋爲
世詬罵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
奇成德輩皆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
推重也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
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
英移書商之樞臣使可法有擇賢之語可法意士
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
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
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

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傑輩持爲口寔力
主今上其所搽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
不相合可法輩寔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
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
爲督師士英首以阮大鍼荐舉朝力爭之卒以中
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爲
事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羣璫外用
藩帥并收勛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
璫勛藩遂不可制賄賂大行凡 察處者重糾敗

官者脏迹狼籍者皆用賄卽還原官或數加超擢
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寔寬仁
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
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以至烈皇帝未嘗稍以前
事有歉于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
異論者以厚法也今上旣立自當以國本持論無
他槩置舊事不問卽上啟其機羣臣亦當力解之
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
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勛張孫振者不

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搽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
欲自侈其功凡糾人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
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以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
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帥虜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
虜必無虞且欲用虜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
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虜一渡江國事瓦解其
死難者有張捷與維垣兩人亦攻東林之黨獨全
大節者不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少抑之也馬阮
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于國

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者為顧鄒之賢繼維揚左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輩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元趙繼為魏崔繼為溫習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慘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無寔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

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耻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維日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日張胆以網利為事以多納賄為榮而不以為恥者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為難卽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士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之時羣璫

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媚當者無所不至無異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也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之也若兩黨之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既疑其異已必搽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鋒而不能自持又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是和平無競公正無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

之罪人可也但後世之論必一賢一邪有難渾者余亦以全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稍懷偏忿特平言其寔庶鬼神之可質也

門戶襍志

神廟仁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羣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故國事大壞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爲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爲好名爭國本爲離

間骨肉固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
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神
廟仁聖之主未必有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
疑上搽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
妃即可爲國母故欲欲于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
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益皇皇然公論
愈激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
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錫爵之意請上意俱定不
欲歸權于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卽冊立然三王

並封之論下而錫爵卽爲票擬施行至太宗伯馮
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悞不可謂无咎也一貫于
相比之臺前錢陳輩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
旨留之大爲公論所非于建儲事亦大指如錫爵
言李廷機清而勤自負甚高顧于國本之爭輒謂
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遂僉以奸邪目
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宮及中宮
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之時乃命光廟
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久

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啟天下之疑亦國家之氣運爲之也李三才自負罪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嘗館于山東李去已二十年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掠治殆盡民得安生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餉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甚醜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

下憲臣之左右譽言曰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二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益妬之此其言亦是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此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贈數金而已所偕孝廉頗以爲

三不金
三
愠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
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
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金壇于王者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
中獨愛韓敬之才托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
及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寔發其機此又
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爲元
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愧耳敬好縱橫之學恣
色貨之欲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如賓尹之甚每

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街間皆遍
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揚自得
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數人而已所寃陷甚
多卽高僧達觀因上所素重亦死獄中皦生光素
固凶狡無賴于妖書亦無寔迹竟坐以凌遲夫見
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初發時倘上令焚去置不問
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至
此可歎也

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璫寔說之云
苟打了小爺吃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
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
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真君立誓晚而媿言
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遂發銀
十萬建寺于通州二璫以爲用磚瓦甚多不若置
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璫張差非通州人
也乃粥田貨薪亦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
訟土人于璫璫復嚴責差以產破薪楚訟又被屈

不勝憤憤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
二說者未知孰是總是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
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璫及差
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一時擾擾紛爭其曲
豈可偏坐哉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
言察出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已察非所宜言也
而於汴北京輩以阻撓察曲嚴糾之明時辨以阻
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宣言之于是察典尙未

下而民時先爲民然北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
頗愆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
但疏中自稱今年竿命談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
也時稱察典寃處者七人總爲賓尹盛才名一時
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寔不寃也至丁巳京
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則在朝清流
驅逐已盡矣

余師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輩皆至戚然嘗
謂余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

韓詢其故張曰王之案題目甚正何爲重處之韓
驚愕半日不語嗟乎吾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
師元韓之友而持論平恕每怪諸公之太甚又如
吾友徐石麟冢宰侯峒曾銀臺馬世琦太史陳子
龍給諫皆所指爲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東
林之襍而偏不盡公忠然世于張師必曰攻東林
者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悞乎
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
山東趙煥爲冢宰元詩教爲方從哲門人搯其權

故齊勢尤甚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選必以年例處宗文廷元輩而齊與浙漸漸離矣之麟旣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改冷曹此其持局其固然適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衆俱擯不亦悞乎

韓錢王鄒才旣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王象春目述云與鄒仝游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

有點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國運所關生此輩以致朝野紛紛也

熹廟之初羣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爲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愛之彌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避客文言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輩均重之傅魁首彈文言下獄廷杖放歸僉以櫬通內訛之櫬亦彈忠賢以自

解未幾大獄起首彈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
之禍靡天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
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寔殆不可解余
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
條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爲
妄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
爲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自私嗟乎諸賢之出
而謂得一言力安得不爲所累始之終之宜哉
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

以也

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上政府韓爌亟稱之而
首輔葉頓足以爲事從此不可爲矣然忠賢無外
應亦未敢遽自閣臣魏廣微以頒歷失朝臺臣李
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
病請時免其人朝得專心職業于是廣微謂家臣
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朝卽杖脊何不平
至此挾憤與忠賢通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
楊左諸公以多賍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

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賊入門而欲其不掠
不殺詎可得乎若顧秉謙輩庸劣不足數不過爲
忠賢奴役耳不足論也

當忠賢盛時舉國若狂最盛者爲五虎五彪然皆
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尙
有甚焉者如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
其罪亦不在虎彪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思與
同污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
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永光上疏力言淫刑以致

天變王業浩張捷赴召卽忤黨斥歸此皆能自振
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卽宜與之捐成心偕大道而
終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
極惡其致死于清流因巡鹽淮揚時總憲高扳龍
特糾其貪幾致之死故計不反顧因呈秀之縱惡
愈成攀龍之知人矣

諸賢之變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然亦有向
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不齊也最高惟
周順時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盛時順

昌未嘗與之合也見大中逮至吳門時向來交好
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惟謹至是不與大
中通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且呼緹
騎而詈之曰若歸與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詆萬代
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我言告之
每見人輒痛詆時事遂及于禍使順昌稍默默必
不及此此真鉄漢也緹騎至時吳中士民發憤擊
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旣下
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極卽痛罵忠賢輩

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與順昌
卽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至王恭厥異變舉朝駭愕
合疏諷諫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逡巡者忠賢以不
殺順昌則威中絀故終不免偉哉其清中之清忠
中之忠乎



幸存錄下

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者俱五毒備至惟高忠憲聞
逮卽自溺園池中死而不仆其絕命詞曰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遵屈平之遺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
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閣學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
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
尙有分也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
念受譴亦不念及行遠竄阻風雨困臥舟中數日

寺在金
餘遇晴霽登岸入旅店中推窗忽睹桃花爛然遽
有悟從此事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永融矣觀其
遺書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斷終
不化也

四月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廉恥事而
最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
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請
祀之學宮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如先師
並尊入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陸當崇

禎初亦伏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爲此可恨亦可
怪也

忠賢凶惡非常國史當備載之余見一術士徐姓
者言遊都下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倡言忠賢
之惡不久當敗徐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
大賢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
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焰其面卽擒去旋投四人
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乎足咸釘其門板上忠賢
語曰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

三不金
二
漑清撓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
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
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三案者挺擊紅鉛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畧矣二案
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
灼請以紅鉛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
漣因漣上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
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
天佑無虞上慰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

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
內亦安卽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熹廟出遂
將上諭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開手挽熹廟入
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
因呼可灼進葯羣臣持命于外藥進少時上遽稱
可灼諸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天
矣仍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羣臣謂可灼進藥懷
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此其言亦太過但不宜于賓

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內建遭大喪朝中洵
洵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卽羅
拜選待時在乾清宮以毋禮待東宮左光升遽疏
言乾清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
武氏之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
過當楊左卽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選待頗受逼
迫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于羣臣至厚何至一妾
一女不能遺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
仍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不可詆之

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楓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
受封拜譏之楊遂挂冠歸中旨切責賈賈違遠自
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平
且確乃賈終斥爲民而揚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
東言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卽
賈亦心憐之東林搢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
人難受攻東林者言瘋癲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
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
賢而加以一網不亦悞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

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傳而已受處者卽以爲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累累至輕者亦必爲民盡追奪其誥命誰敢殺機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爲立祠寔絕無其人也惡生有周姓者與徐爲姻相附麗借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攘余地廣祠基所以相逼者多方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之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

得免嘉善錢繼登爲蘇松道柳責徐周以示衆仍戍之

熹廟病亟時危璫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廟召烈皇帝入見卽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烈皇帝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托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帝益惶恐求出熹廟賓天忠賢自出請烈皇帝入宮烈皇帝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也當是時羣臣無一人得見烈皇帝者皇帝

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鎗攜劍過卽取視其劍留之
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還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
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
之歡聲當動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
生死且不可知矣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人
告以官用喪服旣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
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官者乃放入
旣哭大行皇帝見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玉璫
發言各部備喪禮而魏璫自且瘡矣默默矣羣臣

出少頃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
魏欲自纂而呈秀以時未可爲止之也從此諸奸
失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凶
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較
之世宗之中興爲更難矣時在朝者皆魏璫莫能
發其奸楊維垣寔首糾呈秀始自相攜貳然于璫
仍不敢致訊也陸澄源錢元愨乃直指璫罪至錢
嘉徵所言十大罪乃羣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
觸上怒始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益甚璫知上必重

處之遂自縊于旅店中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
酒器縱飲三杯卽擲壞之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
皆上獨斷也言者特知其機已就故發之月嘉徵
與余交循循大雅人其子孝廉泮有聖性惜早夭
嘉徵以貢爲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旋與東林反
唇所行亦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卒惜哉
上旣處忠賢卽因臺諫言定逆案閣臣韓爌端而
厚錢龍錫和而謹亦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
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

最輕者爲民間臣又以數十人上上怒其不稱旨
諭以稱頌贊道速化爲題皆當列入且云忠賢一
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遠至此其內廷同惡者
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
知特畏任怨耳闕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祿包裹
者累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紅璫黨篡迹也當一一
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票
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家臣王永光
以吏部止習爲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

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寔
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瑞所愛宗道爲呈秀母祭
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
閣臣言其請善持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
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爲眞小
人干是案所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其不妥者如
楊維垣首搯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爌文震
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曾參孫居相耳干趙
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訟

璫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瞿維華取其疏稿削去
之矣竟據邸報亦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羅入致被
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迄南
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矣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亦清執王恭
廠之變其所獨侃侃或云此司馬張履端王陞所
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
而去之致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弘勛張道濬輩
再啟玄黃之爭寔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錢謙

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
推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止果意在用周不推
適啟上疑耳安能力止耶于是黨同之疑中於上
者愈深温體仁發難而周爲之助或云內廷已有
爲之應者共賞銀八萬兩官府同聲以排東林而
謙益輩揚揚不知也條發召對謙益且自以爲枚
卜定于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温疏温與錢廷辨
温言如涌泉而錢頗屈因事出于意外也先是錢
已與韓敬爲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

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緩
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寃而温以爲非
此不足以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温已
首發難端與滿朝爲仇勢不得不自給于上及入
政府專意逢迎推以苛急爲事未嘗敢于上前救
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
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敬禮之盧杞之清
忠强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温之所爲而操守
濫甚敗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在東林過激以至

此遂致天下左祖痛哉痛哉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浚先相繼皆以門戶異
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
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爲之有迹但
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發上不款也無識者遂
謂溫于各輸自勝然其伎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
與周深相結周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爲大
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及科臣
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援之以進

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寔溫擠之也當袁崇煥
之獄起攻東林之黨欲陷錢龍錫以遍織時賢周
溫寔主之後因黃道周疏球周意頗回久旱不雨
言路復言及錢得減辟爲戍初出獄周卽相過極
言上意怒甚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
回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幾溫錢因述周語謂非公
等力掄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
者遂謂溫爲質寔而周多虛僞然特溫之巧于擠
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爲東林所推重而龍

錫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逐與相結
士升之入政府溫凡有所爲每推之令先發而後
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
成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引錢爲證錢亦有助溫
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溫所欲退者已退而視錢
爲贅物也因有詰奏錢之弟滇撫士晉者溫卽擬
嚴旨仍囑同事林針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
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
戶事遂去也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爲溫所用幾

受擯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心
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虜寇交訌不展
一籌則凡居政府皆如是不得獨責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搽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
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
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
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
臣遂忽璫輩不之顧而攻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
黨之名中于上其時以通內自詡者史莖也輔臣

錢之入獄皆史擠之及其得出錢自云大當王寔
心寃之不然必無生理温之陷錢謙益于獄也謙
益去死如髮大璫曹記淳憤而發奸棍陳履謙張
漢儒之陰謀陳與張立枷死温逐而錢釋矣薛之
死也厥璫王寔寔爲之而周之死也則又小王璫
怒之也逆臣通內者漸亦不以爲醜曹璫之喪其
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王璫喪母大臣
亦多往送甚甚有倡爲傳單者揚揚不之諱其九
卿不往者鄭三俊程國祥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

而不敗然此時璫輩特陰爲播弄耳其畏上英明
寔甚也若南都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
爲卽聞之上無傷也票擬銓除羣黨人人可言卽
大璫自好者亦歎以爲繩閑盡裂知敗極之不可
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
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
以爲必不可掇周自能微調挽之已得減戍歸矣
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

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哉多虛
張卽如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
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官卽傳旨還以原官矣此
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
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負
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少遲謝陞不徇物
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于二黨皆公虛不滯謝時
合時離或以其機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寔逢迎

溫意未幾又推鄭三俊爲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
寇虜者難范死節最烈可炤耀千古方以直精微
房入內聞難卽自縊爲僕人所釋欲再縊而寇已
人擒之矣受刑至慘已搜其寓蕭然無一物欲說
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
節終無玷也謝不免于臣虜又未幾死或云爲虜
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邊材之選
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爲王坤叅之謫戍周道

儒再召阮大鍼寔以士英托之遂起爲鳳督與大
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敗袁寇募其鄉黔兵爲
親丁頗能戰高傑之南循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
初至淮士英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
史可法以爲我固愿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
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已助馬入政府而
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公出鎮卽國事敗壞
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尙可以向來交誼籠絡之
史則與之相水火要肯聽其驅使一至維揚卽爲

高傑所困史竭力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與清皆
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
無算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名首疏直糾
之謂二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
錄于是澤清忽然欲與姜劉爲難馬遂因而用之
四鎮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悍甚史詢之四鎮
皆以不知對史遂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
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寔其所上因史偶問故偶混
答之至尊之前倏僞倏眞此卽大怪事而馬方快

于逐姜劉用大鉞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史從此
展布益難大鉞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致巧詆
貪夫任人無不洧洗拔用馬立心疎濶原無殺人
之意故不至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
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爲題殊不思擁立懷二者不
過錢姜數人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未幾
有妖僧者自稱爲先帝又自稱爲某王殆類病狂
者而張孫振興大鉞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
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

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焉卽余未嘗一
日爲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
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詹東宮
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止直由
嘉興武林至紹興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兒多
可疑欲羣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僞及羣臣
往察王鐸首言其僞舊東宮講官劉政宗李景廉
亦以爲所言講讀事皆非寔眉目亦不符力馬之
揭請遣羣臣識認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

大鉞密諭之往認拱乾入馬許以卽復原官且加趨擢及識認之日僞東宮指方以爲此固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方亦不肯列名仍出都都民籍藉不平皆以爲眞中官言亦如之而縉紳皆以爲僞阮張輩又欲借以起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遽加害劉疏繼之左良玉袁繼成遂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輩稱兵犯闕馬盡遣江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及虜事者馬輒以爲必無虞且欲用虜以勦左四月二十五日揚

州城破可法死之或云遁未去死也虜左逼江而都城終不以爲意五月初九虜渡江無一矢相向者馬擁兵出遁大鉞孫振輩或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難上至得功營中得攻戰沒上亦陷虜如士英者本無意于悞社稷而社稷爲墟本無心于歛賄賂而賂門大啟本無心于剪清流而清流靜逐及其遁也旣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擾卒未嘗與虜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諸奸欲起大獄肆誅鋤之時卽

余亦賴士英知其無辜得免陷阱誼當私感然不
可以廢公論也萬世而下亦以余言爲無私否
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勝書其大者如僞東宮
其一矣又有僞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
初在河南接臣陳潛夫爲之疏聞奉旨以爲僞托
着逐出境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震怒下之獄
備受拷訊終無變詞此古今未有之異也要其眞
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
入宮認子遂儼然排闥問爲狂言諸奸每借一事

卽欲爲羅織之案賴上寬平士英亦素無殺機故
得以幸免然庶務乖張如狂如醉無一官不用賄
以入其價倍苟誦費多金雖身負至垢立致要地
權要與中官勛臣藩鎮皆得揀用舍之權中官向
冢臣徐石麒居間用一縣令爲吏部石麒怒拒之
奏聞于上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外轉者費銀數
千得中旨留之石麒質之內璫內璫云此以進御
遂無敢言者而給事反彈石麒去位矣要以進御
固妄言但諸璫與馬阮輩相表裡或偶聞于上竟

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寔對上憐之不之罪也票
擬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凡白
棍至部者卽日可爲大帥凡前官未出缺而後官
渡復陞授者累累皆是及至任互爭乃令舊者仍
任而新者候缺于是舊者欲固其位也不得不輸
賄新者前費難追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
武官之揚揚罔忌莫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
權要亦莫若于此時也都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
方之語謠嗚呼始于宮隣卒于金虎豈不痛哉羣

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羣臣無一忠公
者之負弘光帝也上事事虛已而羣臣無不恣肆
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
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馬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
理順許直自盡于官南都覆而徐石麒劉宗周候
峒曾徐汧黃淳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
誣之若其臣虜臣寇如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
以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
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濟鄒之麟

張孫振陳子鼎劉光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東
林也而怒之也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
汪偉夫婦死節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
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勛城襄城伯
李國楨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
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
死武臣周遇及內臣黃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
邦弼何剛錢棟邢彪佳吳嘉胤陳于偕勛臣靖南
侯黃得功魯之璵侯承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日

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
語其妹云爾尙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
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
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殉亦慟而自
縊當德之屢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
母多力詈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逐之
出都謫戍遇虜變家屬盡沒又以流離顛沛其妹
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卽合門殉難最爲烈
烈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

淳亦在哭之世奇二妾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
飲自盡妻悞在左卽曰悞矣夫宜左也仍易未而
沒南都之覆虜勢甚盛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
騏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僞官後衆情紛紛互相
猜出石騏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死慷慨賦詩
自縊二義僕從死馬侯峒曾倡義守城殺虜最多
故虜最恨之城破已自投池中仍出而取其首指
爲元凶其子玄演玄潔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卽
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虜所

殺淳耀初登第卽知生時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
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弟淵耀
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陳于偕官止欽
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胤已奉
差出都聞虜渡江仍服回車寓于城外僧寺中欲
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卽自縊侯承
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此
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尤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
日史臣當各爲立傳也凡死難者皆烈烈千古未

知其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卽草野間亦多其人俟再爲詳記

流寇大畧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饑饉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衆其始固易剪除也楊鶴爲三邊總制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陝撫剿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剿寇幾盡僅遺三千人渡河人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廣用陳

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袁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衛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疇總制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爲所敗沒賊復圍出豫楚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共剿孫傳廷爲陝豫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廷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廷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因虜入邊亟召三

公入援虜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傅廷
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廷以稱病不寔逮下獄是
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僧天下
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濶
偶有之而四方寔無寔無是也有上疏爭者輒被
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剿寇餉俾
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閔中幸以撫鄭芝龍
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也紛紛
無主名久之有老獬獨闖榻天滿天星番山鷓等

名亦未著姓氏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袁銀輩
漸并各寇爲雄長熊招忠降之處于勛襄肆其兇
悍日侮居民熊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
益張文燦逮論羣寇旣復叛而虜又闖人燕齊殺
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剿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
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
重焉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
而圍之瑀瑤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
功必可成先是嗣昌在閔時議練兵十餘萬于各

鎮用以破虜特加練餉更浮于遠餉之數至是卽
撥練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
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蜀撫招捷春逮論辟
蜀民爲訟寃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
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
皆藏車中至夜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破難自
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
遂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
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強嗣昌旋沒或云服毒

或云病歿其罪固應誅死矣而上終心憐之有言
其服毒者輒遣責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
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木皮筋乃人相食上令各
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
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囚按臣
任濬與司李廣澍輩矢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
良玉來捋爲寇所擊去城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
沒焉周王與守土諸臣皆走高處得免而百姓死
且盡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以便出走然河堤

向高于城賴年年修隄以得無潰寇既圍城堤久
不修治其潰固宜也上爲之痛惜拔澍爲御史優
詔慰周藩出孫傅廷于獄而總制悉發秦晉兵從
之傅廷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輒之出關
傅廷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
資悉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傅廷走死先是寇所
破城邑弁弁多失節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
伯陸之祺輩多蒙而屈降矣寇遂由秦入晉所向
風靡上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牲逡巡未行而獻

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提
問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愚民競
以闖賊爲不殺人至卽迎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
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門死無一降者榆
林多世將故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
德皆死之郡守張嶙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
李建泰督臣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向皆缺
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
已逼死李爲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爲

叔要以不死卽爲失節不待其臣虜而後知之也
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惜寇一支從眞定
來一支破居庸關而入京師尙傳捷報詞臣李明
睿建議南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
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
屯田練兵淮揚間復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
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度常十六召
對考選而十八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張掖
門矣而內城尙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

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寔皆空砲守堞者亦寥寥好
細已滿城有二瑞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
云聞一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官自盡刀劈公
主一臂不能殊上怜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
入宮自縊于天壽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
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百姓爲戒
聞者莫不痛絕而寇以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
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寇內伏大呼
曰城破矣爲兵者卽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走復

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
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
毋用遁走爲也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恃善射祝
曰我得天下如安平則箭中其中間箭發入瓦楞
中或以爲射及空虛殆空名耳自成入宮舉帝后
之靈出置通衢梓宮莫能具傳聞敝棺置蓆棚下
有僧以麥飴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
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寥寥自成卽勒各官
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庭中立候竟日不許見押

至藁街又留之押至空舍中巡邏守之備加頓辱
羣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矣其無恥者遂用關節
通其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
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
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
刑不能早致自死以改此辱耻莫大焉然較之求
用諸奸揚揚自得者尙天淵也如魏藻德方岳貢
皆先求爲死人所擇再三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
身得免者其志亦皆可亮但先帝神聖憂勤身殉

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寔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讐者則陷入之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游移不及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而刑死諸臣則有優贈者有醜詆者惟視賄之有無耳寇初索金帛于百官繼及大戶無不騷然不過寇劫故能自成每登御座卽昏眩人皆知其無成而自燕及齊遍設僞官所至靡然從之僞官

至地方亦惟以搜求土官金帛爲亟亟百姓始有悔悟意自淮而南僞官方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與按臣王燮取爲官呂弼周等戮之也寇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問上爲大喜寇破都城寇發兵萬餘往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帥衆以往三桂僞敗誘之出關適 兵至三桂前後皆勅敵不得已乃與虜合自成大敗其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成亟奔

還取所掠宮中珍寶以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率
虜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舍發重賂于西虜市焉
西虜復奪賂殺其人寇遂不振虜再令三桂西伐
寇不戰而死走傳聞剩寇止千餘嗟乎虜稱天驕
其存食中華無足怪也寇皆歷朝長育之赤子乃
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中宮從焉東宮二王
皆爲所獲此其罪萬及不足刺也破都城不滿四
十日每欲僭位受朝擇於四月二十七日而迫于
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如是之速

者誰謂天道無知哉二王至陝中尙無恙吾鄉人
有親見之者是或神靈所呵護也

東爨大畧

奴兒干固女直之裔也在昭代甚衰微又几合
亦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朝命爲屬夷積功爲
龍虎將軍忍詢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異心成
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至封寧遠伯子弟皆爲元
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旣驕惰其長子如松
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如栢遠不逮其父

兄惟以納交朝貴窮奢極欲爲事于是兵備日虛
健兒甚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爲樂遼事
日已甚矣己午之間又一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
城降又一以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
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餘驟聞又變舉朝倉
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識奪職去起楊鎬爲經
畧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栢爲大帥鎬固庸人且老
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
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匆

發兵分爲四路兵分則弱已爲失筭而師期豫宣
又一得預爲備曰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
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壅上流伏兵山下杜至
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
水大至兵多沒焉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巔呼
飲飲已出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手咸斃
焉馬帥尋亦敗惟劉綎深入營亦堅又一假杜旗
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啟營而一騎闖入不復
可止綎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

得脫者無幾惟李如栢不遇一遇以全師歸一時
朝議喧然謂李實通一鎬庇李而以劉杜陷危地
此其說或太苛然鎬之寡謀李之怯避皆其罪也
鎬與如栢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廷弼向爲
遼左巡方方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
用爲經畧旣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
士多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
鄙夷朝貴原其隱情亦欲詈人以異人之相攻得
郤但去顧一時邊材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碌專

以臺省之烱陵人不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臣往
關視與廷弼不相得贊化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
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姚劉
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
不可用此其說亦各有得失咸負氣相詈過甚姚
歸朝而逐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臺中馮三元
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熊亦悔四人卽請魏馮
張三人出勘遼事 上允之而臺省又以爲非體
力爭不可能遂有原告脫逃之訛改命省中朱童

蒙往勸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求去
閣臣劉一燝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而遼東
陷矣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朝國用代之是時
余方館于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頓謂薛必敗遼
事以其人好名鮮寔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
既為經略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心為主殆循良
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于是亟詔起廷弼廷
弼辭優詔勉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而熊氣
益甚顧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一相

逼而熊乃處關內熊未至王已自許必能剿一朝
論俱向之蓋臆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
甚也王之任亦壯而寡智遼人每愚以一必可破
王遂欲渡河剿一而熊以為一未易敵惟當慎守
熊向自誇舍我無可當一者王遽以此自任亦不
相得互詆之章日上朝論多在袒王欲削熊經畧
銜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
借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
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皆以為不然此論未

及定而廣陵陷矣化貞幾為麾下將縛送一狼
狽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
言又以衙門在關內亟馳入關不知薊遠之責與
王共之廣陵雖失寧遠尙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
無罪化貞旋被逮廷弼解任候勘大司馬張崔鳴
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
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遂至是力
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
多恨廷弼者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

化貞廷勘既至並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
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
臺臣方震孺特舉詞臣孫承宗承宗出視師以王
在晉為經畧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以在晉輩
俱未可恃也一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邊事頗為悚
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
為之游說以解者得請歸以王之臣為總督而袁
崇煥以道臣治寧遠未幾又一又大舉入寇前此
一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寧遠孤城外懸忽聞

一警舉朝政駭以為必不可乎崇煥泣血誓守啖
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為牛羊以報是所
甘也衆感其意為取西洋大砲置之城頭為堅守
計一至數里而近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至城下
便不可敵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庖
人嘗聞西人之發銃而無害也姑試為點放銃一
發而數里之外見一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
人于是一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銃為
可恃大小問發殺一無算一遂罷歸崇煥軍聲大

振擢為撫臺大帥滿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戰
守實自此始也崇煥旋又與王總督及大帥滿桂
不合朝議曲調之終不偕一又犯錦州至寧遠城
外皆不得志而去又一旋死崇煥亦不為魏璫所
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磔魏璫後凡璫所用邊臣
咸廢不用遂召崇煥以大司馬經畧遼事 上虛
已委用之召對之日慰勞倍至崇煥銳而輕每易
言天下事 上詢以一向日可滅崇煥浪應以五
年為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有問以五年果可

奏績否崇煥謂 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 上
心云爾時有識者卽訝其不能成功再入對崇煥
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
與邊臣相炤應方得成功爲請 上卽命各部及
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
款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弔又
一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又之命遂
以平又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
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

人牽掣金復海蓋時時襲又有所斬獲頗有功但
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
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
初殺文龍 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
未幾又闕入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洽俱不習
邊事倉皇無以應敵又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
衛宣大召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一自任一
旦縱又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又相值輒避
去及入對先以危言聳侍臣冀朝臣懼而從款議

也賴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黨又入犯上益切齒耳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畧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統帥邊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貴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一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亦一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

是硃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一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丘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塞責一一猶宣府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王午之入直走壽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爲至據我之兵力每分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

寇一急又輟剿寇之兵以禦一卒之二患益張國
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闞寇入都城欲輟關外之
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 烈皇帝身
殉社稷普天痛憤大帥吳三桂借兵于一與寇一
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而一晏然以為得都城
于賊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
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為 先帝之仇
一能為我滅賊非我仇也嗟乎賊之發難以何事
起天下噉噉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

十一發難也且河北為賊所攘猶曰取之于賊江
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藏將不擇兵不練廷
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擔為得計至南
都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門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 宗社丘墟大可痛也

